

語絲

期一十七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報費	廣告費
----	----	-----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國外全年再加郵費八角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檄告國民軍

張定璜

兩年來全中國屬望的國民軍，公認而且自認爲民衆之友的國民軍，以「不擾民，不殃民，真愛民，一號召中外的國民軍，負保衛京畿之責的國民軍！現在你們打算怎麼辦？我們所能問的，所要問的，就只是這一句話，現在你們打算怎麼辦？

事實比什麼都顯明，別多費唇舌了。在首都裏。在光明化日之下，在中華民國的國民軍的保護中，在熱誠的救國運動的途上，在爲因大沽事件而引起無端的外侮的國民軍作實力的後盾的時候，二十九個——，誰知道只有二十九個——潔白的青年飲彈而死了，死在堂堂的中華民國國務院前面，死在中華民國政府的衛兵手裏！這責任誰負，假若你們不負，你們國民軍，你們自命爲「不擾民，不殃民，真愛民」的國民軍，你們維持北京治安的國民軍，你們得國民作這次你們的外交後盾的國民軍！

呵，假若你們不負，這責任誰負！

你們應該知道罷，應該知道怎麼自己處理自己罷。你們只有兩條路走，再沒有第三條路走。別再戴假面具了，別再裝腔作調了，別再講什麼「調和」「妥協」「維持現狀」「等待時機」一類的廢話了。那都沒用的。現今只有二個辦法。

第一，老實承認你們是民衆之敵，和一切軍閥同樣是民衆之敵，承認這些民衆的犧牲是應該的，承認你們自己比上海印捕更兇殘，承認你們的長官比愛活生更暴厲，承認「國民軍」三個字是一種欺騙。這是一個很簡單很容易的辦法。你們如果這樣作，我們可以佩服你們的爽直，同時我們人可以確信，不僅止于胡猜，你們是我們許多軍閥裏的一個，是我們的仇敵。我們往後可以真知道如何對待你們。

第二，如果不是那樣，如果你們真是名實相符的「國民軍」，真是捍衛國家，保護人民的

健兒，那麼趕快，別遲疑，這就逮捕段祺瑞，賈德耀，章士釗——千萬別放走章士釗，他是真正的愛活生以上的愛活生，是唯一的主犯，是今天二十幾條性命的總責任者。逮捕之後，怎樣處分，那是後來的話，眼前絕談不到。我問你們，你們果能如此嗎？這是國民對於你們最誠懇的，然而也是最末了的一個希望。

國民軍，這是你們自己解決自己的命運的時機了。國民再沒有別的話，只在這裏等着你們的向背，不是空話的，是實事的向背。然後他們決定他們自己的事。

兩首小詩

正陽門

高高地，默默地，
凝煉他堅穩的巨體。
鎮壓在細粒塵砂

祖正

本日期錄

- 檄告國民軍 張定璜
- 兩首小詩 祖正
- 我們的閒話 張久
- 審子與堂子 張久
- 漢譯古事記代卷(3) 張久
- 我們的慚愧 采真
- 鑿頓學風文件 采真

飄揚動蕩的不安裏。

影

一個個，一個個，
在我的眼簾閃過

——模糊——砂土。

一個個，一個個，
停不住我半分思慕。

呀！……那一個！

(一九二三年作)

我們的閒話

(此欄不收外稿)

一

語絲在幾個小報上登了一個廣告，內中有一句話，說我們「不用別人的錢」，豈知這就闖了大禍，有人疑心是在諷刺現代評論的兩千大洋，或者以為是「自鳴清高」——就是這第二款似乎也已不成事體，因為據現代評論社的陳西

溘先生說，「要是並沒有人請你去當皇帝，你却以務光許由自負，非但不能證明你的清高，正可以證明你有進瘋人院的資格。」准此，語絲的人可以鑑定是很有瘋氣了，因為你們還沒有拏章士釗的錢的資格而敢妄自尊大，一定是歇心病狂無疑，「給我鎖進月光病院裏去！」這個命令恐怕我們是不能違抗的了。瘋人就瘋人，這倒也沒有什麼。

關於第一款我想諷刺不諷刺的問題還在其次，重要的還是在現代評論到底有沒有那二千元的大洋。猛進三十一期 蔚麟君通信中早就這樣說過，

「北京的政府機關報有三種：第一是政府公報，那是人人所知道的；第二就是老虎報，那也是人所共知的；第三種大概皆不知道，就是那個白話老虎報，現代評論。現代評論因為受了段祺瑞 章士釗的幾千塊錢，吃著人的嘴軟，吃著人的手軟，對於段祺瑞 章士釗的一切胡作非為，絕不敢說半個不字。」

可見這個「流言」在半年前就有了，並不是川島君首先發見的。陳先生力辯自己沒有拏到三千元以至三個銅子，（其實本來沒有人說陳先生個人拏錢，只聽說現代評論受人家津貼

罷了，（關於現代評論的二千元却一字不提，不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難道這竟是公然的秘密麼？）

倘若二千元是有的，那麼可以無須怪別人的諷刺。若是沒有，那麼更不必疑心別人的諷刺。俗語曰，「白天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出驚，」又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此之謂矣。（豈）

二

前日我往新街口紙店裏去買一支元字筆，見電燈柱上有新貼的長條傳單，走去一看，乃是孫中山先生週年紀念會所印，有一條是「打倒任何屬性的帝國主義」十一字。末四字的意義在一般北京市民恐怕已不很明瞭，「任何屬性」一定是更不懂了，至於其中所含的奧義則我也是打聽清楚這是那一方面所貼之後方纔悟出，在不知道內容的人自然無從索解，只覺得茫然如見唵字神咒，不曉得他的神力在那裏。我看了這種古典的宣傳口號，遂又想起英國的逆僧約翰球的故事來。

約翰球者約翰巴耳(John Ball)之漢譯也。『他是一個基督教的僧侶，他的說教助成了那一三八一年的農夫之亂。他自稱為「約克的聖瑪理亞之僧」，大約說是他本是那裏的聖瑪理亞寺裏的一個客僧。但是他一生的大事業是在厄色克思，特別是科乞斯德周圍一帶。他的說

教似乎開始很早，在一三八一年的二十年前。一三六六年他已被傳到堪忒伯利主教西門閣干面前，監禁了起來。他的罪名是教人爲非。他却一點都不警戒，隨後被諾列志和堪忒伯利兩處主教宣告破門，（不但趕出教會，還要永墮地獄。）他似乎有點歸依威克利夫的宗旨，在不再進教堂之後，他仍在市場和墳地繼續說教。一三七六年發出拘票捉他，當作一個破門的人；一三八一年四月末被禁在梅斯東地方的大主教監獄裏。亂黨的最初行動之一即是想救他出來。六月十三日他對叛徒們作那有名的說教，主題是這兩句，

「當初亞當種田，夏娃織布，那時有誰是紳士富戶？」

(When Adam dalf and Eve span,
Who was thanne a gentilman?)

據說薩特伯利大主教被捉住斬首的時候，他也是首先衝進譙樓去的一個人。英王在斯密非耳特與亂黨交戰時他也在場，或者親見首領泰勒之失敗。叛衆潰散之後他逃到孔文忒利，旋被捕獲，解往聖亞般思審問。審判時他很勇敢不肯呈請英王赦罪。他被判爲大逆，於七月十五日在聖亞般思絞斃，破肚，分屍。」（上文引Henry Balf的兒歌的起源及其歷史，第三章講「數與記憶」，說及約翰巴耳的故事在現今的兒歌中尚有餘留。）

「當初亞當種田，夏娃織布，那時有誰是紳士富戶？」

基督教僧侶宣傳反貴族運動，這兩句話多些巧妙，身分口氣無不恰好，這或者可以當作後世宣傳家的模範了罷。（豈）

窰子與堂子

張久

（蕪池筆記之三）

北方人呼唱寮爲「窰子」，江蘇人呼爲「堂子」這窰和堂二字怎樣解釋呢？

偶讀王靜安先生宋元戲曲史，第六章「金院本名目」云：

兩宋戲劇，均謂之「雜劇」。至金而始有「院本」之名。院本者，太和正音譜云，「行院之本也」。初不知「行院」爲何語。後讀元刊張千替殺妻雜劇，云「你是良人良人宅眷，不是小末小末行院」，則行院者大抵金元人謂倡伎所居。其所演唱之本，即謂之院本云爾。金元人所稱妓女居處爲「行院」，院爲喻音，窰爲影紐，均爲喉音，以此轉變，那麼窰子恐即院子之誤。

余友鴻齋云，從前蘇州人呼妓女爲「女堂名」，因爲妓院各以「堂」標其門，如「鴻禧堂」，「彩喜堂」等，故別於「男堂名」（男樂工）而稱爲「女堂名」。後來傳至上海，乃稱

爲「堂子」

從以上兩則看，可見窰子和堂子都是從屋宇的通名變成娼寮的專名的。

在小攤子上買唱本，得到蘇州碼頭一冊，是寫娼妓生活的，但和現在的樣子很不同。據鴻齋的考定，是三十年前的作品。原文如下：

姑蘇吓三月好游春，

城裏城外鬧盈盈，

景緻看不盡。

山塘上，來往不絕人。

快船吓頭棚四盞兒燈，

印花撐陽兩邊分，

中艙像花廳。

後船艙，端坐俏佳人。

桃紅吓楊柳綠沈沈，

百草迴芽滿地青，

耳聽賣花聲

那旁邊，踱出少年人。

衣衫吓換得件件新，

鐵線紗馬褂外缺襟，

帽子金線滾，

真金扇翡翠鼻煙瓶，

真金扇翡翠鼻煙瓶，

真金扇翡翠鼻煙瓶，

真金扇翡翠鼻煙瓶，

真金扇翡翠鼻煙瓶，

快快吓行步望前奔，
要到大觀園裏看戲文。

坐不定！

又要白相女堂名。

走進吓兩扇石庫門，
見了一只小花廳，

玻璃窗，花草滿天井。

裏邊吓來了清官人
梳裝打扮俏俏能，

金小寶搭賈玉珍；
又來了，三個姊妹們。

東邊叫蓮慶，
西邊寶玉與秀英，

「請教大爺，尊姓啥大名？」

「我是吓胥門馬文彬，
他叫李湘卿。」

開烟盤吓就到床浪眼，
陳膏洋烟香噴噴，

叫聲「大爺，寬寬心！」

吩咐吓廚房辦了一席酒，
四湯，四炒，四點心，

十六會千擺端正。

山珍吓海味滿碗盛，

玫瑰燒，還添上福貞，
吃得客人醉薰薰，

豁盤拳吓還把令來行。
大曲小調唱兩聲，

唱得碧沙清。

彈琵琶，弦子連胡琴。

娘姨吓過來暗調停，
「大爺」「少爺」叫幾聲，

今夜頭阿要住拉開搭散散心？」
客人聽見吃一驚，

摸身邊吓夜廂錢猶端正，
倒說「此地不稱心」。

氣得官人火直升，
連忙悻轉身，

叫娘姨，「快送客人出大門，
下轉切勿上我門！」

在這首歌詞中可注意的，那時的妓院石庫門，
小花廳，滿天井的花草，門庭整齊，很有些風

韻。現在則湫隘俗陋，除了旅館式的房間還有
些什麼呢。

聽說從前妓院門口，都掛紅黑帽和超棍等
(儀仗中的執事)，想來這是官妓的遺風。

鴻盒又說，蘇州娼家，在太平天國點據蘇
州以前，都在閶門外，從鴨蛋橋到楓橋，十里

香城，連接不斷。天國的兵既到，巡撫徐有千

閉城死守，這些繁華的市街都給他們燒燬了。
後來漸漸的搬到閶門裏倉橋濱。到光緒中，城

外建設馬路，洋務局主持其事。他們要興起馬
路的市面，密請按察使朱之榛，把她們一齊趕
到城外，就成了現今的桃源坊，同春坊(長三)，
楊樹里(么二)等處妓院。倉橋浜至今還留下
些妓女的住家。
一九二二年二月記。

漢譯古事記神代卷(3)

十七

伊邪那岐神見而驚怖，隨逃還，伊邪那美
神曰：「你令我出了醜了，」即差遣黃泉醜女
往追。伊邪那岐神乃取黑色葛鬘，拋在地上，
即生野蒲萄。在醜女拾食蒲萄的時候伊邪那岐
神得以逃脫，不久又復追來，乃取插在右鬢的
櫛，擊下櫛齒，拋在地上，即化為竹筍。在醜女
拾食竹筍的時候伊邪那岐神又得逃走。其後伊
邪那美神更遣八雷神率領千五百黃泉軍來追，
伊邪那岐神拔所佩十握之劍，在背後且揮且
走，直追至黃泉比良坂之下。伊邪那岐神取坂
下所生桃實三個，俟追者近前，將桃十拋去，
遂悉逃散。伊邪那岐神對桃子說道：「像你現
在幫助我一樣，生在葦原之中國的衆生遇見憂
患的時候你也去幫助他們！」遂賜名曰大神實
命。

註九 用桃實擊退黃泉醜女等，書紀引一
書曰：「此用桃避鬼之緣起也」，蓋係中國桃
弧棘矢的影響。葦原之中國即日本，衆生原文
作「宇都志伎青人草」，意云現世的青草似的
人民，書紀寫作「顯見蒼生」。「命」與「尊」同，

讀爲Miko to, 係尊稱, 如伊邪那岐神亦寫作邪那岐命或伊奘諾尊。

十八

最後伊邪那美神親自追來, 伊邪那岐神乃取千引石, 堵塞黃泉比良坂。二神隔石相向而立, 致訣別之詞, 其時伊邪那美神曰, 「我親愛的兄, 因爲你如此行爲, 我當每日把你的國人扼死千名!」伊邪那岐神答曰, 「我親愛的妹, 你如這樣, 我當每日建立產室千五百所!」因此一日之中必死千人, 日之中亦必生千五百人。伊邪那美神故又稱爲黃泉大神, 因曾追到此地, 故又稱道敷大神。堵塞黃泉坂的大石稱爲道反大神, 又稱塞坐黃泉戶大神。所謂黃泉比良坂即今出雲國之伊賦夜坂。

註十 千引石 (Chibikiwa) 書紀又寫作「千人所引磐石」意謂千人之力量能轉動, 道敷大神之敷係「及」之替代字, 猶云追及。

十九

於是伊邪那岐神說道, 「我到過很醜惡很污穢的地方來了, 所以須得祓除我的身體,」乃至筑紫日向之橘小門之阿波岐原舉行禊祓。其時從所拋棄之歧生長之神名爲衝立船戶神, 其次從所拋棄之帶生長之神名爲道之長乳齒神, 其次從所拋棄之帶生長之神名爲時置師神, 其次從所拋棄之衣生長之神名爲和豆良比能宇斯神, 其次從所拋棄之袴生長之神名爲道岐神, 其次從所拋棄之冠生長之神名爲飽昨之能宇斯神, 其次從所拋棄之左手環生長之神名爲

奧疏神, 奧津那藝佐毗古神, 奧津甲斐辨羅神, 其次從所拋棄之右手環生長之神名爲邊疏神, 邊津那藝佐毗古神, 邊津甲斐辨羅神。

右自船戶神以下邊津甲斐辨羅神以上十二神, 皆因拋棄身上所著諸物而成之神。

二十

於是伊邪那岐神說道, 「上流流急, 下流流緩,」乃入中流, 沈沒洗滌, 其時所生之神名爲八十禍津日神、大禍津日神。此二神者, 因往污穢的黃泉國時所得垢汚而生之神也。

其次爲消除此禍而生之神名爲神直毗神, 大直毗神, 伊豆能賣神。其次在水底洗滌時生長之神名爲底津綿津見神, 底筒之男命。在水上洗滌時生長之神名爲上津綿津見神, 中筒之男命。在水上洗滌時生長之神名爲上津綿津見神, 上筒之男命。此綿津見神三尊爲阿曇族所神爲祖神之尊神, 阿曇族者即此綿神見神之子宇都志日金拆命之後。底筒之男命, 中筒之男命, 上筒之男命, 尊係黑江之三大神。

註十一 綿津見曾見第八節, 綿 (Wata)

此處訓海, 津見 (Tsumi) 訓職掌, 即海神也。阿曇 (Abuzumi) 爲 Amatsumi 之轉。 Ama 寫作「海人」, 義略如「蜃戶」, Tsumi 同上「津見」, 求阿曇族蓋統率以航海漁業爲生的海人之豪族也。(註解多依照次田氏本, 不一說明。)

二十一

伊邪那岐神洗左目時所生之神名爲天照大御神。其次洗右目時所生之神名爲月讀命, 其洗鼻時所生之神名爲建速須佐之男命。

右目八十禍沸日神以下速須佐之男命以上十四神 皆因洗滌身體而生之神。

註十二 據神話學的解釋, 天照大神、月讀命爲日月之神 須佐之男命制爲暴風雨神, 普通寫作素盞鳴尊。

二十二

此時伊邪那美神大喜曰, 「我生子甚多, 今最後乃得貴子三人,」取下頸上的玉串, 琮琤地擊在手裏搖着, 賜給天照大御神, 命令道, 「你去治理高天原去。」此頸串稱爲御倉板舉之神。其次命令月讀命道, 「你去治理夜國去。」其次命令建速須佐之男命道, 「你去治理海原去。」

二十三

天照大御神月讀神依了父神的命令各去治理, 祇有速須佐之男命不去治理他的國土, 手握之鬚垂至胸前, 却還在哭鬧。他的哭泣大有將青山哭枯, 成爲荒山, 將河海悉皆哭乾之概。以是惡神之音如五月蠅似的到處起鬧, 種種災禍都起來了, 伊邪那岐大神乃問速須佐之男命道, 「你爲什麼不去治理所命令的國土, 却儘在哭鬧?」速須佐之男命答道, 「我想往母

親的國，根之堅洲國去，所以哭泣。」於是伊邪那岐神愈怒，說道，「那麼，你不必在這個國裏住了！」遂將速須佐之男命驅逐出去，伊邪那岐大神今有淡海之多賀。

註十三 五月蠅原文作「狹蠅」(Suzuki)，今依書紀寫作此三字，一說云是插秧時之蠅，但五月(Suzuki)既以插秧得名，則二說本一致。母親的國原作「妣之國」，指冥土，上文云伊邪那岐神洗鼻而生須佐之男命，書紀引一書則云二神共生日神，次生月神，次生素盞鳴尊，故說者謂即指伊邪那美神所在之地。根之堅洲國(Neno Katsasu Kuni)亦為冥土之神，根言地下，堅洲係偏隅之假借字，故合言地下之偏隅也。本節末句係獨立，即用以占束伊邪那岐神，併以說明多賀神社之緣起，書紀云「是伊奘諾尊神功既畢，靈地當遷，是以僻幽宮於淡路之洲，寂然長隱者矣，」即是同一紀事，唯因用漢文體，所以說得此繁縟了。這一節裏寫須佐之男命聖關，誇張質樸的寫法很有趣味。原文云「八拳須立於心前，啼伊佐知伎也，」拳前譯作握，謂四指之關，啼伊佐知謂如小兒盈怒頓足而啼。八拳並不一定說鬚長一尺六寸，此處只是形容長鬚的誇張詞罷了。

我底慚愧

采真

三月十一日是孫中山先生底周年忌日，學

校特別放假一天，讓學生去致祭。我，同一切的同學一樣，既不必預備功課，又可以脫掉教員底考問，於是也去欣然參加這有史以來底第一次盛會。因為這個緣故，我之希望中國多出幾位夠大的人物，已經不止一年半載了。

這一天底大紀念會，說也奇怪，竟有兩個！以孫中山先生這麼一位大人物，開兩個大會去紀念他，我以為還是太少了。其實城內外那一處公共場所，為市民赴會便利計，不應當大小的開一個會呢？然而不然！卻只開了這兩個，而且還是開在相連的地方——中央公園與太和殿！

這麼一來：對於赴會底人們自然沒什麼不方便，不過多走幾步就是了，可是對於預備禮物底人們卻有一點問題：到底送給中央公園底孫中山呢？還是送給太和殿上底孫中山呢？在講面子底官僚與老們想，自然應該兩處都應酬了，不然，豈不是有所偏袒了麼？但是，若有人問：這是紀念「一位」民國底元勳呢？或是應酬開紀念會底人們呢？這個我都不明白了，只好詢諸於禮物底先生們罷。

我對於辦這兩個會底人們底性質，一點不清楚，並且也無從探問。不過耳聞着某處是某派所辦，某處是某派所辦，這在我聽來，同聽希臘文一樣。其惟如此，所以我以下底話語或

者是沒有偏見？這個我也不敢斷定；不論怎樣罷，我那天的確是千萬赴會者中之一員，我底腦筋裏，的確留下這樣底印象。

中央公園底紀念會，說是從午九點起底，不過到那裏底時候——九點一刻——社稷壇前底對聯還沒掛好，（也許因送對聯底先後不齊底緣故），五色土前邊甬路兩旁底白布，掛得非常地難看，赴會底人更是稀稀落落底，有些是立在社稷壇前徘徊躊躇。但是這種景象，因為地址底空曠與來人底盤桓底緣故，却造成一種淒涼與肅靜的空氣。我沉默地進到社稷壇裏，招待員指給我堂中底孫公底照像，我在像前恭敬地，鞠了三次躬，遂即由後門出來，依然回到社稷壇前，低徊留之而不忍去。

因為時間不早，終於出了公園，夾在江大河一般底民衆行列中，直向太和殿行去，路旁底藍白色底，同藍白紅色底小旗子在繩上飄揚掙扎，鬚髯也要奔向和殿底樣子。散傳單小冊照片圖畫底人，簡連一箇，赴會底都爭先恐後去索要。一次衆人要得太急切，將圖畫撕破了幾張，散佈的人便將其餘底通通擲在地上，撇着嘴說：「給你們搶！」散佈大張傳單底人，也是因為衆人要得太擠了，便將其餘底放在桌子上，雙手緊按着說：「沒有了，沒有了。」熱心底民衆與好奇的小孩們祇好檢起散

落在地上底破裂紙張，聊以自慰。書攤上底書報倒是很賤，我也不客氣地買了幾本。一路上徵求黨員底地方不下五六處，有些人圍着桌子像寫什麼似地，我因為沒有多少好奇心，只是漫過去了。太和殿前圍聚着千百人，殿門口立着一位穿大禮服底紳士，在作手勢，演說，那大概是徐季龍先生。他兩旁立着幾位也是穿大禮服底，更有一位黑長鬚底老頭兒，我聽旁人打嗑說：「這些都是大人物！」，「哦，那位紅臉白髮，穿衣服很拉瓜地老頭兒，原來就是吳稚暉呀！」，「哈，這真比公園裏熱鬧多了！」

我站累了，在金缸旁休息了一會。後來我見人們緩緩移動，知道可以到殿裏望一望了，於是我也湊上前去。除了花簇簇的花圈與一些對聯之外，最使我注意底是那座花山裏底寶座。一位民國底元首底遺像掛在一箇專制皇帝底寶座上，試問人們見了要引起什麼感想。我出來底時候，遇見一位同學底，他對我說：「孫大總統把皇帝崩跑了，又給我們開闢出一條路來，使我們能夠親臨寶座，這真是值得紀念底事。」我無言地笑了，同他一塊兒走出天安門。

但是出來之後，我纔想起，我在太和殿裏觀望底時候，偏偏忘了給這位孫中山先生鞠躬了，真是不敬！真是慚愧！

整頓學風文件

一，民國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臨時執政段

祺瑞命令

「邇來學風不靖 屢次變端 一部分不職之教職員 與曠課滋事之學生 交相結託 破壞學紀 以致師生大多數之誼分爲學者大被侵擾 無以自安 既懷斯文將喪之憂 更深賊夫人子之痛 國家設學 成效如斯 咎將誰歸 寧可不察 本執政行能無似 導透末周 念血氣之方剛 冀迷途之不遠 教育爲國本所託 中央乃政令之源 諸生如此恣肆 尙復成何事體 用特明白曉示 自後無論何校 不得再行借故滋事 並責成教育部擬具條規 認真整飭 不隨不激 期於必行 倘有故釀風潮 蔑視政令 則火烈水濡之喻 孰殺誰嗣之謠 前例具存 所宜取則 本執政敢先父兄之教 不博寬大之名 依法從事 決不姑貸 其凜遵焉 此令」

二，民國十五年二月六日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致臨時執政段祺瑞電

「(銜略)近來蒿目時艱 憂心如 所尤歎 息痛恨者 則學風日下 士習日偷 此誠人心世道之憂也 謹以耳目所及若鯁在喉者 略舉其梗概 以塵清聽 夫國於天地 必有與立 我國數千年來賴先聖之道術禮教 以維人心於不敝 今則遽騰宵警 喜爲荒唐恣肆之說 以

其談詭幻怪之聞 抨擊國學 不遺餘力 如衣狙以周公之服 必挽裂盡去而後快 民神徬徨 若無天地 人樂其誕 我爲此懼 一也 我國禮制素重男女之防 夫婦之別 先聖有精意存焉 今則不曰解放 即曰戀愛 既已合校 復欲共妻 鶉奔狐綏 醜態穢聞 使人目不忍睹 口不忍言 爲父兄者必不忍任其 女之猖狂如此 當輔者亦未宜置之忽然 二也 士子言行 貴爲表率 近則置身饜舍者惟是山膏罵人 皮口喧天 甚至忌嫉異己 肆意焚掠 行同盜賊 莫敢誰何 以他人之名譽財產 任其毀傷 稍捋虎鬚 輒難倖免 社會之秩序日紊 國家之法紀蕩然 人而不仁 國將不國 灼燒燎原 涓流成河 貽害國家 豈堪設想 三也 江竊以爲中國之可慮者 不在內憂 不在外患 惟此邪說橫行 甚于洪水猛獸 其毒中于人心 其禍延于百世 每一念及此 不寒而慄 萬懇鈞座主持正義 設法抑制 維風化而奠邦本 則國家幸甚 教育前途幸甚 張之江叩魚印

三，民國十五年三月九日臨時執政府秘書長章鈞覆電

「(銜略)魚電轉呈 奉諭 學風敗壞 中於世道人心 來電痛切言之 具見愛國憂危之意 殊堪嘉許 茲事關係國家前途至爲重鉅 自當力圖根本整飭 而目前維持秩序 轉移風化 亦爲地方軍警之責 但使妥加防範 勿令橫決

挽救目易也等因 特達 章士釗佳印

四，民國十五年三月六日西北邊防督辦張

之江致內閣總理賈德耀電

「賈總理崑庭兄鑒 竊聞國於天地 必有與

立 我中華數千年來 所恃以維繫人心於不弊

者 是惟先賢禮教是賴 涵濡濟生 邦基斯固

故其物質不及他國 而文化之優異有足多者

晚近以來 惡化橫流 邪說暴作 弟思彼血氣

未定之青年 狂妄之士 蕩檢踰閑 蔑男女之

界限 壞禮教之大防 父兄之訓不行 廉恥之

風所喪 道德墜落 人格破產 流弊所及 殆

有甚於洪水猛獸 江清夜以思 至為悲痛 以

為吾國之憂 不在於內亂外患 而在於禮教

之淪亡 內亂外患即紛至沓來 而立國之精神

未虧 猶可圖強 若禮教墜壞 則喪蕩離異

無軌可循 根本將枯 枝葉安附 瞻念前途

不寒而慄 語曰 涓涓不息 將成江河 當此

流毒未深 禁止尚易 若再任其滋蔓 匡救益

難 我公獨秉中樞 萬流仰鏡 扶風翼教 素

具熱忱 當此日猷布政之初 必以端本澄源之

計 對於晚近學風 當早為慮及 設法矯正

痛加鍼砭 務使羣風異習 掃蕩一空 國家前

途 實利賴之 無論時局變化如何 在職久暫

若何 對此根本問題 萬不能不竭盡才力 以

圖挽救 聊貢管見 以負高明 臨電不勝嚮往

之至 張之江魚印」

覆電 五，民國十五年三月十日內閣總理賈德耀

「張督辦子岷兄助鑒 魚電奉悉 國難方殷

邪說放恣 遂使學風隨之而靡 廢業紊紀 良

切隱憂 揆之興學育才之本意 適得其反 矧

禮教為立國大防 潛修乃求學要義 苟始基之

不端 成材之焉賴 近年風會所趨 浮囂益肆

江河日下 無可諱言 父兄引為痛心 士夫

聞而詬病 倘令長此淪胥 將何以正人心而端

士習 尊電痛陳時弊 垂涕而道 具微謀國之

深心 允屬教時之要論 所稱無論時局變化

以及在職久暫 一切不問 而對此根本問題

力圖挽救等語 自當實力進行 以副雅意 專

電奉復 惟希察察 弟賈德耀印蒸」

六，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覆臨時執政府祕

書 章士釗電

「執政府章祕書 行嚴兄助鑒 頃接佳

電 承示執政諭 以整飭學風當先責令地方軍警

妥為防範 誠為切要唯學業之猖獗 由于學說

之邪 則所以正人心息邪說者 尤為刻不容緩

之要圖 一時風百之得失事小 萬世道學之絕

續事大 惟執政有以匡正之 是否有當 敬請

裁示 即希轉稟是禱張之江叩刪印」

編者的按語

一，我們如把上邊的文章來比較，評

定他的惡，則張之江應考第一，賈德耀

第二，段祺瑞第三，而章士釗第四，雖然

那命令也是他做的。張之江的試草則據推

測也並非親筆，或是一位章士釗的同鄉，

九四

孔教徒兼基督教徒張老先生所作，先生名

純一，字未詳。(有誤當查明更正)

二，以前我有一種偏見，我看不起吳

佩孚因為他要談易並批評北大的男女共

學，我覺得國民軍稍好，因為他們的首領

不來管這些「閒事」，這就當得起「不擾

民」的一部分。現在知道不盡然。(我在

替吳稚暉先生擔心，我怕他對高一涵先生

的辯論要失收了。)

三，我覺得現在又要變成半年前的政

局了，特別是在教育方面，雖然現在的教

育總長是國民黨右派兼公理維持會的馬君

武博士。(我有別一種偏見，不喜歡「任

何屬性」的右派，覺得革命事業沒有不是

左傾的，所以我是獨斷的承認左派是國民

黨的「正統」。我不能想像同盟會裏有右派，

倘若有的，那就成了梁任公蔣觀雲的政聞社

了。)

四，我想起以前新青年裏的「非君師主

義，不禁有隔世之感。這一年來有這些禮

教反動運動，却絕少反抗的呼聲，似平大

家經了這十年的混戰，已都疲勞極了，在

蓋海內睡好覺，忘記了外面的敵人。賈崑

庭總理說，「江河日下，無可諱言」，在

風化我倒還不覺得如此，但是看看青年反

抗上之薄弱，却不禁令我發覺同樣的感

概了。

十三日，豈明。

但我想不到實行整頓却來得這樣快，

就會有十日國務院的大殘殺與通緝亂黨令

。十九日又記